



1247.7
D444

724

《名家精选》

号 10 字登證(甘)

人生况味

《读者》杂志社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新登字 01 号

《名作家精选》

人 生 况 味

《读者》杂志社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8 次印刷

印数:236,866—296,865

ISBN 7 - 226 - 00702 - 9

I·232 定价:20.08 元

目 录

1 生活况味

送别	孙福熙	1
别赋	亮 轩	5
别绪	学 昭	8
做客	缪崇群	11
请客	梁实秋	14
宴之趣	郑振铎	18
送礼	梁实秋	24
访人	朱 湘	27
论握手	林语堂	29
尺素寸心	余光中	33
说说话	朱 湘	37
论说话的多少	朱自清	39
谈话的艺术	梁实秋	43
论谈话	林语堂	46
衣裳	梁实秋	51
论西装	林语堂	54
说穷	钱歌川	58
谋事难	钱歌川	62
淋浴	庐 隐	67
相片	老 舍	70

必也正名乎	张爱玲	75
车厢社会	丰子恺	79
风雨故人	钱歌川	85
一回希有的经验	江绍原	89
野店	李广田	92
野店	於梨华	96
公寓生活记趣	张爱玲	98
雅舍	梁实秋	103
北平早晨的调噪子	陈启选	106

2 人生感悟

人生是一首诗	林语堂	108
生活之艺术	周作人	110
尘世是唯一的天堂	林语堂	113
人生之不可管理	林清玄	117
上下身	周作人	120
霞	冰 心	122
人死观	梁遇春	124
永远不会有第二次	赵 云	130
谈时间	梁实秋	136
时间	沈从文	139
“今”	李大钊	142
论解嘲	林语堂	146
说“沉默”	郁达夫	148
沉默	梁实秋	150
论梦想	林语堂	152
寂寞	梁实秋	156

论快乐	钱钟书	1580
快乐	梁实秋	162
快乐的人	子 敏	164
论趣	林语堂	168
感之趣	张子房	171
滑稽和愁闷	梁遇春	173
天真与经验	梁遇春	176
笑	梁遇春	180
无常之恸	丰子恺	182
窗	钱钟书	188
旧	梁实秋	191
观火	梁遇春	194

3 生命四季

青春	李大钊	198
青春	苏雪林	209
中年	梁实秋	217
中年	俞平伯	220
中年	周作人	223
中年	苏雪林	226
中年人的寂寞	夏丐尊	236
秋	丰子恺	239
论老年——人生自然的节奏	林语堂	242
老年(节选)	苏雪林	245
老年	梁实秋	247
年龄	梁实秋	249

4 说男道女

男人·····	梁实秋	253
男人和女人·····	庐 隐	256
女人祸水男人祸什么?·····	温瑞安	257
女人·····	梁实秋	260
谈女人·····	张爱玲	263
女人·····	朱自清	272
我喜欢同女子讲话·····	林语堂	276
我看女性·····	秦 松	280
淑女东西说·····	黄维芷	283
什么是女性美·····	孙福熙	285
摩登女子·····	林语堂	288
关于女子·····	徐志摩	292
女子未必多说谎·····	鲁 迅	307

5 饮食趣话

馋·····	梁实秋	310
吃的·····	朱自清	313
谈吃·····	夏丐尊	317
吃瓜子·····	丰子恺	321
吃蟹·····	周作人	326
吃鸡赘语·····	钱歌川	327
西施舌·····	梁实秋	331
谈零食·····	罗 兰	332
南北的点心·····	周作人	336

菱角	周作人	340
浓黑咖啡	张君默	343
湖畔夜饮	丰子恺	344
谈酒	周作人	347
吃酒	丰子恺	350
饮酒	梁实秋	354
喝茶	苏雪林	357
我们吃下午茶去!	董 桥	359
喝茶	梁实秋	361
喝茶	周作人	364
茶馆	缪崇群	367
谈抽烟	朱自清	371
吸烟	梁实秋	373



生活况味

期望奇迹般遇到一桌不散的筵席
结果等到的只是主人的哈欠罢了

送 别

孙福熙

忽然听到一阵杂扰的声音，大家都赶到船边去看，见岸上一大群水手，正在撤去船上的梯子。船与岸两者间所借以交通者只有两个梯子，正在撤去的就是二者之一，也就是我到船上来时所走的。看了这梯子的撤去，我深幸尚有一个梯子与岸上相通，我与法国土地还没有完全脱离关系，如最后的握别时的手之尚未释放，两方的感情各得从这梯子里阵阵的往还传达；然而也因此觉悟我已在法国土地以外的水上了！

天空青绿，橘红而微微带紫的云片，缓缓的在这天底下移

过，不绝的过去，然而也不绝的继他们而飞来。各轮船的烟囱中吐出微薄的煤气与水气，也因受太阳光的感应，呈淡红与淡紫色，腾为云霞，有的飞散而沉下来，结成极薄的幕，笼罩四周水面。在船上，少妇们急忙而且四顾的走过，不久又走回来，想来在寻人，有的手中一大束的紫罗兰，是来赠人的，或者是别人赠他的。可怜，岸上的老大太，小孩子，以及各种人提高声音与船上的人说话，这旅客们在栏杆外俯下来回答他们，看一眼又侧过耳朵倾听他们说什么。

汽笛响了！我看表还只有三点五十八分，依照所宣布的，应该到四点钟才开船哩。不过我也不想争这两分钟了，以后很长的也要忍受哩。

这时候我觉得似乎有什么事情遗忘的样子，然而想不起来。忘记买什么东西吗？我都照预开的单子买了的；忘记对人告别吗？然而对谁呢？仔细的记记呀，究竟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还记什么呢！岸上人丛中的手帕飞动了；离人的心跟了动摇起来，船也已离岸移动过去了。

岸上的乐队是一个竖琴一个手拉琴与两个提琴组成的，此时演奏起来，随海风而抑扬断续，这样的种种都是使别离的感觉深重起来的。船上的将要远行者掷钱岸上，倘若只以物质的观点立论，则他们是在酬劳乐师们，与走过街上时见奏乐的乞丐而掷钱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在这情景中，心情上想必有些不同了：专为送旅客而奏乐，已觉较为亲切的了；况且，此后将要长久不能听到这乐师们的音乐，这是为大家所想到的；而且，旅行者借轻视金钱以显其对于离别之情，如进香者之乐与布施一样。又，他们欲表示除投掷眼光以外还有能力将别的东西投到岸上去而与岸上的人发生关系，这或者为少数人所想到或不想到而自然的有这种反应的。在乐师们原是一件投机事业，而且，想来，他们原是街上求乞者流；但，倘若他们的动机是重在送行而不专在于获利，

则这个工作也算得一件新发明，未尝无补于人类文明。只要一切乐师不闻风兴起与他们夺生意就好了。

船与岸中间的一条水渐渐的阔起来；平静的水也荡漾了，而且在离别者无语的静寂中激动有声。汽笛又接连的叫着，最可恨的，这只船的汽管的声音的不响亮，给人以呜咽的感觉。

我环顾一切，第一，自然为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再见，所以格外注意的看几眼，想有一个较深刻的印象，使将来追忆时易于描画形容；其次，我不肯轻易放过别离时所特有的景象的丝毫，而且乐意观察似乎非此不足以发泄别离时难忍的感觉。然而同时也很畏惧，怕看出太易激动的景物。我在这两种心情中犹豫。

红日均等的照临船上与岸上的离人，真的，此时两者问的关系只有这一点了。然而他一秒钟不留的向海面沉下去！送行者沿了码头跟着船前行；因为当初欲与船上的人说话便利些而立在船埠的楼上者，也沿栏杆进行，走到尽头，急步下楼梯，在码头上再走，然而终于走到尽头了。

拉提琴者的右手还在牵动，但船上的人已不闻岸上的无论什么声音了，忽然一个兵提起嗓子说：“明天见！”这是此时船上惟一的声音，使大家发笑，打破一船的沉寂。然而，面上虽浮出笑影，心中却浮出凄楚。远远的人丛中的手帕还在烟雾朦胧中摇动，我虽没有认识这人群中之一，但我相信他们是欲送我者的代表——其实他们何尝不就是送我者。我想留意他们如何的消失，然而我尽管保留他们送行的印象。这是没有度量衡的标准可以定其有无的；我预料船行到上海时，我必还如现在的看见摇动手帕的人群。

太阳已经西沉了，海面上不复见水波上的返照，曾夫人以画家的眼光称为一班忽明一班忽灭的灯火的。小山一带，延伸海中，为马赛伸手扬中。我还想看一切的究竟，然而阔面的海风紧急，我压一，压帽，拉一拉领，终于抵抗不住，在寒冷与寂寞的

瑟缩中我只得懒懒的走下舱中了。

回孙福熙（1898—1962），现代散文家、美术家。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自由职业家庭。

1912年小学毕业，考入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员。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来到北京，经鲁迅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1920年经蔡元培校长介绍到法国勤工俭学，学习绘画和雕塑。1925年回国后，初在北京以著译为生，并协助其兄孙伏园编辑《字报》副刊。1926年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主编《北新》半月刊。1928年任国立西湖艺术学校教授。1929年再度去法国，与其兄孙伏园一起在巴黎大学文学系学习文学和艺术理论。1931年回后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并主编《艺风月刊》。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武汉等地任教并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卖画为生。1948年后任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1962年病逝。

孙福熙自幼聪颖活泼，具有观察事物精细、为人认真的美德。这种性情无一不表现在他的艺术上。他的二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优美作品，而且还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一是观察细致，能分辨出色、光、形、态等极其细微的差别；一是体会深刻，能够透过事物的外象发掘其内在的意蕴和情致，作品多为观察和描绘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文笔细腻委婉，色彩鲜明。他的绘画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译作《小的翰》和《思想·人物·山水》，均请孙福熙设计封面。除《朝花夕拾》当时因孙福熙有病另托陶元庆所作外，其他三种，都出自孙福熙之手。

回孙福熙的散文作品有散文集《山野掇拾》（北新书局1925）、《归航》（开明书店1926）、《大西洋之滨》（北新书局1926）、《归北京乎》（开明书店1927）、《庐山避暑》（上海女子书店1933）、《三湖游记》（与孙伏园、曹仲鸣合集，开明书店1927）。另外，他还创作有小说集《春城》（开明书店1927）。

别 赋

亮 轩

经常与朋友聚会，渐渐发现，对于能够当机立断，率先告辞的人，由衷的佩服。谁都知道做主人困难，事先的安排煞费周章，事后收拾残局也很辛苦。然而，作客也有作客的难处，尤其是在多人同席的时候，言语之间无意中犯了忌讳，或者失了分寸，得罪了人还不知道，这一点最不划算。另外的麻烦就是告辞了。起身太早，当然是对主人与其他客人之不敬。太迟，又违背了“客去主人安”的教训。万一主人好客、留客，而一人告辞常动得好几人一块儿起身，破坏了人家的气氛，这就更不应该了。

曾经有过几次特殊的经验：夜宴由女主人亲自主厨。女主人盛情招待，左一盘又一盘的菜肴不停的往桌上端，但是她本人却在厨房里忙，无法到桌边跟大家欢聚。在这种场合中，心软的人便会感到难以消受，可是也无其他办法，只得一道一道的吃，连连不断的赞美，而且赞美要达到言之有物的水准，还得费一点心思才行。中国人吃一顿晚宴，用掉两个多小时平平常常。晚间七点多入座，到酒足饭饱女主人卸下围裙为止，已经九点多钟。如果是在酒楼里用餐，人家要打烊了，宾主一哄而散得名正言顺。到人家府上赴宴便非如此简单，因为女主人才刚刚整妆入座，参加大家的欢聚，我们这边却起身要走，纵使明天一早要上班、家里的小孩需要照顾，还是根本在习惯上就无法晚睡，告辞的话都很难说得出口，于是只有硬挺下去，心里却不很踏实。

在会议中告辞也不容易。以我辈而言，参加会议，是以帮人

场者为多，照例不需要发表什么意见，甚至于连举手附和之必要都没有。据说会议程序在“民权初步”里头说得很清楚，主席应该没有那么多滔滔不绝的机会，可惜一个人一做了主席，就不太想得民权。偏偏话题新鲜，表达得宜者，百中难见三、五人。又狠心又聪明的人，总在恰当的时机藉故溜出去，忠厚老实的只好硬撑。起初人多时还可以闭目养神，到后来连打吨都不大方便。人愈少时的你起身告辞的罪过愈大，这与战场所为相仿佛。那些早早撤兵的谁都不去计较他，反而是坚持到后来的人，偶一不妥，便招来败事的怨恨。

现在动不动就要开个座谈会，名为座谈，实乃轮说，德高望重学问大者先说，其余后说，敬陪末座的人就苦了。先说完的人基本任务已了，趁着座谈阵容尚在时，告罪起身，恢复自由去了。最后那两三位，有时会惨到连听众剩下的都很少，这时他已经变成人人讨厌的角色，准备再周到、意见再精辟，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通常是连采访的新闻记者都先回去发稿，辛辛苦苦了半天，仅余的一点出锋头的机会也荡然无存。但我曾经遇到过一次特殊的例外：一位敬陪末座的先生，没等他发言就先向主办人告辞而去，对于他，我万分钦佩，却怎么样也狠不下心来追随。

大凡告辞之要义在于时机的选择，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天时者，不早不晚，大概是在大多数人谈兴正盛，你悄悄退出，与座者绝无损失之际。地利者，可分两头谈，一则是你的座位靠近出口，而非正好在主席或主人之侧，这样方便于在别人未觉时，与主人使个眼色一走了之，或者干脆招呼都不打的溜掉。一则是你住得较远，可以堂而皇之的提前离席，尽管你可能今晚根本就不回家。人和在技术层面上比较困难。倘若你是主要的来宾，这就绝望了，如果本来就没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便需早早准备——消极性的准备，不使自己成为聚会中的重要人物。要不然就要要点小花样，用抬轿子的办法，制造出一两个热门人物，让人家热

闹成一堆，你好抽身。所谓人和的真义，是要看到别人人和，自己则可和可不和。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一不可作走不了的人，二不可作人人盼你快走的人。

作为客人，顶怕的倒非格外热情的主人，热情者的诚挚也能使人不以多留为憾。我们怕人世的虚假，仅仅为了“表示”其热情，硬是留你。真心话与客套话说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加上主人的辩才元疑，你就一筹莫展了。但是同样也有刁钻的客人，他会说，某事实在重要，不能不去一下，保证三十分钟以内回头，为了昭信大众，不惜说出千万别散要他等语，除非你坚持扣下他的手提包或西装上衣，否则他回转头来的可能性很小，当然也没有多少痴心的主人会当真。

江淹别赋里描述的那种浪漫的、不舍的离情，此时此地，早成传说。不久以前，机场码头送别，至少还满像一回事，现在也不对了。好多人出国回国，都变得不声不响，而许多人其实也乐得装聋作哑。可是偶尔还会碰到尴尬的局面：有的人说，你“偷偷摸摸”的走了（听起来像偷渡出境），什么人不打招呼都可以，怎么可以不跟他说？……等等的，最后当然表现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声口，于是乎你虽然未必觉得罪孽深重，至少是手足无措。你能怎么样？人家那么样的爱护你，你能怎么样？那么再聚一次吧，这次你可不能拒绝了，你难免会在筵席上受到更多的人对你不辞而别的指责，你是去赎罪的。

聚散无常，乃人情事理之必不可免。人活到了差不多的岁数，总能悟出热闹的乏味，至少晓得若不乏味却容易生出是非。趁着未成残局的当口悄然退隐，应该是聪明的作法。有的人不这么想，偏要盼望会遇到一桌不散的筵席，仿佛等待奇迹也似的苦撑，结果等到的是主人的哈欠，得不偿失。经验老到的主客，都比较欢迎西洋式的鸡尾酒会，这种聚会，老早就把“大限两小时”定好，你出现三、五分钟到整整两小时都不失礼，给了客人

最大的弹性选择。随时离去，甚至招呼都不必打也可，极端合乎民主自由的精神。时候一到，主人站在门边，大家都免掉告辞留客的麻烦。遗憾的是鸡尾酒会人不多办不起来，普遍化还有困难。我的办法是少出席，根本的给它来个釜底抽薪。真正的友谊不会因为“不给面子”受到伤害。省却几分虚情假意，或许会少了点“好处”，但是我们早该明白，有些东西我们是连蒙受损失的资格也不配的，。那么，还怕什么？

回亮轩门 942~)，木名马国光。台湾作家。四川北略人。

回艺术专科学校影剧科毕业。曾任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制作人，现任教于艺术专科学校。

回著有散文集《一个读书的故事》、《石头人语》、《在时间里》、《说亮话》。《笔砚船》等。

别 绪

学 昭

夜深时，偶然听到一阵咿唔人语，渐悠寂，渐消歇。街乐却又缓慢的起来，过去了。环顾室内，只有小摆钟的响音，跃跃地在这空空的桌上，那些书本已移放在网篮里，那些网篮，那些箱子，像小学生排队一样的依次堆着，虽然轮船还没有确期，但只听一上火车，便如上了轮船一样，上了轮船，简直如已到了上海一样，呀！北京，那么我们已经远离着了么？

这般的夜景，这样的情形之下，使我要想到来北京时，道村的最后一夜了，还是夏暮的晚上，我与静姊按照着如每天的课程

似的，乘凉在走廊上，伊说：“你是欢喜吃蛋糕的，我与藕…并放在提箱里，在火车上便可以吃了。”我并未与她客气，但只说：“在车上或船里，我不大欢喜吃东西的。”……听着平坛外有喉唔的人声，仿佛真的起了…阵橹声，伊说“今天有游夜湖的！……只有今天一晚了，九弟，我们去罢！”我唯唯，然而懒懒的想睡；睡不着的，想一点随便什么……。

我们一同走到岳坟，坐了小毛的船。“到什么地方去呢？”也不知道还是小瀛洲去，或是往湖心亭去，只是在跨虹桥，东浦桥，西冷桥徘徊了一些时，远远的穿过阮公墩后的许家山，二三盏的灯火从风里出没着，新市场的灯光虽较灿烂，可也很是疏落。给我以无限的爱好，是这般地静穆的西湖，从它的静穆里，我开始尝到人生的甜蜜！

北京是混乱，嘈杂，而且散漫，然而从它的混乱，嘈杂与散漫里，亦有静穆如西湖一样的超然的静穆，给我以无限的爱好，我深深地尝到人生的甜蜜！最近，在我正要离京之前，国务院前的一幕惨剧，惊心动魄的震摇着我了；我流泪，而又微笑，我看至、文化之首都的中国北京，这些有力的青年，是如此地不负自己的使命，如此地认真着去工作，我虽不能预知此后填泥渊的石头还需要多少牺牲者，而我将要力口人在内？——才成了康庄的大道！我是不失望的，我因而流泪，而又微笑了！

我认识北京的伟大，是我第一步跨进北京的时候：高伟的城墙下，我怯怯的走过；第二次是上天坛时，我更领略尽了壮美的建筑！我所留恋的地方，是曾为我足迹视线所亲近的，然而，我将从何叙述它呢？

自然，最深切的印象，没有再胜于补树书屋了，它将在我一生里占着最尊贵的光荣，我岂能比拟它！我在那里收受着好意，好意呵！徒然的收受着，我有什么可以报酬的呢？

富于南方的多情，富于北方的阔大，照料我如长者，亲切如